

意义之境

高翔 著



辽宁大学出版社

意義之境

譜錄 (410) 三目錄

800

0002 金融大學 D 二類書一 藝術系文系

E-2002-0102-5-B00

譜錄二 宏觀實證－中國農業文化研究（高其一著）
又－學文外傳（高其一著）－中國農業－中國農業
E2-2001.VI 畫畫－單行本 建文－圖中－張繼青

800 金石學

0002 金（800）金器藝術（李家浩著）

E2-2001.VI 金漆－單

E2-2001.VI 金漆－單

E2-2001.VI 金漆－單

E2-2001.VI 金漆－單

金漆

© 高翔 2008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意义之境 / 高翔著. — 沈阳: 辽宁大学出版社, 2008.10

ISBN 978-7-5610-5665-3

I . 意… II . 高… III . ①文学思想史 — 西方国家 — 文集
②现代文学 — 文学研究 — 中国 — 文集 ③当代文学 — 文
学研究 — 中国 — 文集 ④书评 — 选集 IV . I109-53
I206.6-53 G2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56486 号

责任编辑：董晋骞

封面设计：马寄萍

责任校对：鲁沂

辽宁大学出版社

地址：沈阳市皇姑区崇山中路 66 号 邮政编码：110036

联系电话：024-86864613 网址：<http://press.lnu.edu.cn>

电子邮件：lnupress@vip.163.com

辽宁星海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辽宁大学出版社发行

幅面尺寸：148mm × 210mm

印张：16

字数：340 千字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610-5665-3

定价：42.00 元

目 录

西方古代文艺生态学思想	1
18世纪欧洲文艺生态学思想	17
19世纪欧洲文艺生态学思想	35
斯达尔夫人的文艺生态学思想	52
黑格尔的文艺生态学思想	66
丹纳的文艺生态学思想	84
勃兰兑斯的文艺生态学思想	104
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生态观	118

意义延展：近代现代文学历史阐述

秋瑾传论	135
《生死场》论	223
五四精神与当代学理结构	230
鲁迅与工人述论	237
破遗传之迷信 扬科学之伟势	251
——论鲁迅对封建迷信的批判	251
鲁迅“驰而不息”的求学精神	263

暗夜中的异彩 重压下的强音	
——记秋萤和他的小说《小工车》、《矿坑》	267
“运交华盖”探说	273
瞿秋白讽刺诗艺术论	279
《绿》的分析	286
《我观这次文艺论战的意义》再评价	293
相思与惆绪的浅唱	
——冯乃超新诗《眼睛》赏论	297
寂寞与痛苦的低吟	
——冯乃超新诗《好象》赏论	301
昨天的心灵之歌	
——冯乃超新诗《现在》赏论	305
丹纳文艺美学思想研究	309
论谢子安的散文创作	324
中国现代作家与东北	331
《红的日记》：第一篇歌颂中国工农红军的小说	362

意义体验：阅读的言说

读《夜读偶寄》	364
《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读札	368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读后	370
《摩罗诗力说》介评	373
编辑学研究的硕果	
——《编坛漫论》平议	376

2 意义之境

秉笔直书 独具胆识 —— 对雅半会《环游文丛》《无雷不尖讽才》	
——评《东北新文学论丛》	383
筚路蓝缕 博而返约	
——评《古代小说续书漫话》	389
中西之学论争的现代史察	
——《文化：在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坐标上》序	393
展现成功背后的故事	
——评《百名中国院士的青少年故事》	395
转换中的思索	
——《中国古代文论指要》序	399
关于《北大荒文学艺术》	
忠实于历史原貌的纪录	
——赏读《红镜头》	405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史程的成功描述	
——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六、七卷	407
“美育系列丛书”批评	
小说武林世界的历史展现	
——评《中国武侠小说史》	415
《金瓶梅隐语揭秘》序言	
诘问生存的人文意义	
——评长篇小说《所谓教授》	429
绘写香港的神与魂	
——评“香港回归丛书”	432
瑕玷缘何掩白圭	
——从中国图书奖参评图书谈编校问题	437
《沧桑无语》的文体学意义	
443	

《下雨天,下雪天》的文学社会学解读	447
传播学视域中的《沈阳历史文化丛书》	451
一次触摸灵魂的精神穿行	
——读《鲁迅与胡适》	455
大文化视野中的多元研究	
——第七届“中国图书奖”文教类参评图书印象	466
沟通于读者与作品间的精美桥梁	
——评《欧美象征主义诗歌赏析》	470
评《在重大和紧要历史关头的叶剑英》	476
图书的生态品格	478
社会科学的发展呼唤高质量的学术书评	481
驱除阴霾的文化工程	
——评“负面文化研究丛书”	483
散文园圃绽新花	
——“当代散文大系”介评	486
中国型 CI 战略的生动建树	
——评《企业形象》	489
评《中国金属活字印刷技术史》	493
老子研究的别一片天地	
——评《老子新编校释》	495
后记	497

西方古代文艺生态学思想

作为文化生态学分支学科的文艺生态学，是联系人类生存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中互相作用的因素研究文艺的产生、分布以及发展规律的理论与方法；最早明确提出这一概念的是美国学者斯图尔德。距今不过数十年。严格地说，文艺生态学迄今仍是一门孕育中的学科，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与方法体系。然而，文艺与环境有着密切的关联，艺术生产的生态学运作，文学创作与审美趣味受地理、气候、民族、历史事件等因素的影响，是西方人早已注意到了的。在描述西方文艺生态学思想史时，似乎可以从古希腊罗马时代讲起。

历史唯物主义者认为，作为自然界物种之一的人，是从生物进化而来的，是自然界高度发展的产物。正如恩格斯所说：“从最初的动物中，主要由于进一步的分化而发展出无数的纲、目、属、种的动物。最后发展出神经系统获得充分发展的那种形态，即脊椎动物的形态。而最后在这些脊椎动物中，又发展出这样一种脊椎动物，在它身上自然界达到了自我意识，这就是人。”^①由于劳动的决定性作用，从自然界产生的人类又从自然界独立分化出来。但是，不论在任何历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56页。

史时代，人类受到自然与社会环境的制约和影响，这是毋庸置疑的，只是程序不同而已。

古希腊曾有过辉煌的文学。以用口头文学的形式流传、被后人记录下来的希腊神话为例。由于人们对自然的困惑与无知，便借助想象去认识自然与社会，神话便应运而生了。在希腊神话中，人们以特有的感知和思维方式，对自然与社会加以解释。他们对自然界中的各种生物与现象，都视为神的化身。有的则在充溢着自我悲欢离合的情感中解释人间的时序。马克思曾说：“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神话是“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①。人类这些最初的精神活动，首先强烈表现出的，便是一种鲜明而浓烈的环境意识。它展示了人类初期与自然界源远流长的历史性关系。

继古希腊神话之后，以“荷马史诗”名世的欧洲文学史上最早的文学作品《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展示了古希腊人的生活与战争，具有艺术与艺术之外的多方面价值。当我们寻觅艺术生态学的历史足迹时，会惊讶地发现，荷马史诗中竟表现了比较完整的地理环境观。苏联学者波德纳尔斯基编著的《古代的地理学》曾写道：“荷马所想象的大地形状是一个类似盾形的凸面圆盘，环绕着大陆四周的有一条河（大洋）。他所了解的海是与大洋的河有区别的某种东西，可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能是内部的地中海。它的中央是某一个传说的俄基基亚岛，这是山林水泽女神卡利普索居住之地。铜的穹苍笼罩大地的上空，太阳即沿着这穹苍运行，每天从大洋河的水中升起于东方，沉没于西方的河水中。在滚滚的大洋河上是与地圈位于同一平面上的阿伊德，而在阿伊德之下则延伸着塔尔塔尔，其间的距离和天地间的距离一样远。……大地被空气包围着，诸神所居之山峰有纯洁的大气，名之为以太。”^①“诸神掌管着自然界的一切现象：宙斯有‘驱云神’、‘聚云神’和‘雷神’等称号，他发射雷电，任意决定风向；而伊俄拉斯则是司风之神。波赛顿则职掌地震，他的绰号叫做‘摇撼大地者’。荷马的地理观念大致就是这样。”^②此后，希腊杰出的悲剧作家阿里斯托芬、哲学家柏拉图、文学家色诺芬以及罗马诗人味吉尔等等，都程度不同地在自己的著作中表现出了独特的环境意识。

在文学领域内，如果说荷马等人在其创作中只是对环境做某种感性的描述，尚未自觉地将其与人类进行有机的联系，那么，到了公元4世纪后半期，罗马诗人阿维恩的游记，便有了较深入的记叙。他在《海岸》中描绘着西班牙海岸独特的自然环境：“它们的周围有强烈的北风怒吼着，它们却依然屹立不动。这里有高耸的山脊，一面象海角一般向前方突出，一面又昂然耸立入云——从前它叫做埃斯特林尼达山。所有巍峨的山峰都高耸而朝向南方，即朝向呼出温暖的风神。就在这些山岭之下，紧靠着山麓，海角突出海面。”在这种地势与气候下的人，“都是豪气凌人，刚毅而敏捷；

①② 波德纳尔斯基编：《古代的地理学》，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页。

他们生来就喜欢经营贸易，他们乘着自己缝制的船只，既泛游于汹涌澎湃的大海之上，也漂荡于漫无边际而充满了怪物的大洋之中。”^①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生命个人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是这些个人的具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从罗马诗人阿维恩的客观记叙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古代作家已经自觉不自觉地意识到了人类受着自然生态环境的有力制约，以及后者对前者的重大影响。具体地说，阿维恩生动地列举出表达了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决定人的性格的观点的现实事例，并且预示了其所透露出的主张。其实，作为一种思想观点，它在这时已不算新鲜。“科学的医学的创始者”希波革拉第（前460—前377年）曾在他的《论空气、水和地方》一书中写道：“人们（居住在酷热气候里）比较北方人活泼些和健壮些，他们的声音较清明，性格较温和，智慧较敏锐；同时，热带所有的物产比寒冷地方的要好一些……（但是）在这样温度里居住的人们，他们的心灵未受过生气蓬勃的刺激，身体也不遭受急剧的变化，自然而然地使人更为野蛮，性格更为激烈和不易驯服。”^②我们不必去嘲笑希波革拉第的幼稚，毕竟，他已意识到人的性格的形成，相当大的程度受自然环境的影响。如果说，这是希波革拉第从科学和医学的角度得出的结

^① 阿维恩：《海岸》，波德纳尔斯基编：《古代的地理学》，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25—426页。

^② 希波革拉第：《论空气、水和地方》，波德纳尔斯基编：《古代的地理学》，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0页。

论，那么，阿维恩则在自己的文艺作品中导引人们领悟这一观点。无疑，这后者是走向文艺生态学思想理论更为切近的一步。

然而，阿维恩的观点，毕竟还是藏匿在其文艺作品之中的一种比较朦胧的感性认识，远不是那种充满理性色彩的结论。古代作家环境意识的萌动，文艺生态学思想的理论上最早萌芽，应是赫拉克利特从朴素的唯物主义出发提出的艺术模仿自然说。赫拉克利特（前 530—前 470 年左右）认为，“自由是由联合对立物造成最初的和谐，而不是由联合同类的东西。艺术也是这样造成和谐的，显然是由于模仿自然。绘画在画面上混合着白色和黑色、黄色和红色的部分，从而造成与原物相似的形相。”^①这显然已涉及到艺术与环境的关系问题，即“模仿自然”说在特定的意义上已明确地透露出艺术创作对客观物质外界的依赖性。德谟克利特（约前 460—前 370 年）也持有相似的观点。他认为，事物的影像作用于人的感官和心灵，就产生了感觉和思想。人在生活中“从蜘蛛……学会了织布和缝补；从燕子……学会了造房子”，在艺术上则“从天鹅和黄莺等歌唱的鸟学会了唱歌”^②。他还认为，只有置身于社会的实践环境中，人类才能进行艺术的模仿。与赫拉克利特相比，德谟克利特表现了更为鲜明的朴素唯物主义特征。此后，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贺拉斯、阿奎那、达·芬奇等，都对“艺术模仿自然”说发表了各自

^① 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第 15 页。

^② 德谟克利特：《著作残篇》，伍蠡甫等编：《西方文论选》上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4 页。

不同的见解。这表明，由于艺术的产生过程带有鲜明的环境影响因素，因此，才有如此众多的思想家对其表现了极大的热情和非凡的关注，执著地进行着探索。这同时也证明，文艺生态学思想与艺术美学和艺术理想一样，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当然，这里所谓“自然”，还不等同于自然界或自然环境，但后者却是被包含于其中的。正是这些包含于其中的因素，联姻着文艺，为文艺生态学大厦的建构提供了最初的建筑料块。

在古希腊罗马时代众多的思想家和文艺理论家中，对文艺生态学有着突出的思想建树的，是亚里士多德和贺拉斯。

亚里士多德的文艺生态学思想主要表现有二。其一，他认为：“不同阶级的人，不同气质的人，都会有他们自己的不同的表达方式。我所说的‘阶级’，包括年龄的差别，如小孩、成人或老人；包括性别的差别，如男人或女人；包括民族的差别，如斯巴达人或特沙利人。我所说的‘气质’，则是指那些决定一个人的性格的气质，因为并不是每一种气质都能决定一个人的性格。这样，如果一个演说家使用了和某种特殊气质相适的语言，他就会再现出这一相应的性格来。乡下人和有知识的人，既不会谈同样的话，也不会以同样的方式来谈。”^①亚里士多德这里所谈的，是语言的运用和表达方式问题。在这方面之所以因人而异，是由于年龄、性别和民族的差别，也包括受教育的程度不同。实际上，这些原因相当大的部分都应归于社会环境的范畴。它启示我们：

^① 亚里士多德：《修辞学》，伍蠡甫等编：《西方文论选》上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93页。

作家艺术家在创作中呈现出的不同的语言、语言风格及表达方式，是与他们置身于不同的生活环境、民族环境、文化环境中密切相关的；在表现作品中人物语言时，必须使其符合人物的身份和社会经历——将农民与知识者口出同言，必然使作品失去魅力，使人物失去个性。其二，亚里士多德认为：“有些人受宗教狂热支配时，一听到宗教的乐调就卷入迷狂状态，随后就安静下来，仿佛受到了一种治疗和净化。”^①亚里士多德揭示了一种社会现象，实际上也表达了他的这样一种观点：人们的艺术欣赏和审美趣味是联系着他们所置身于的社会文化环境的。环境造就了人类中的“这一个”，也就铸成了其独特的艺术欣赏方式及其特征。

贺拉斯似乎与亚里士多德有相同之处。例如，他说：“神说话，英雄说话，经验丰富的老人说话，青春、热情的少年说话，贵族妇女说话，好管闲事的乳媪说话，走四方的货郎说话，碧绿的田垅里耕地的农夫说话，柯尔库人说话，亚述人说话，生长在底比斯的人、生长在阿耳戈的人说话，其间不大相同。”^②关于戏剧艺术欣赏，他也说：“如果剧中人物的词句听来和他的遭遇（或身份）不合，罗马的观众不论贵贱都将大声哄笑。”^③尽管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论证角度有异，但思想精神却是相当一致的。但令人欣慰的是，作为后人的贺拉斯，毕竟比他的前辈有创新之处。

其一，贺拉斯指出：“大自然当初创造我们的时候，她

^① 亚里士多德：《修辞学》，伍蠡甫等编：《西方文论选》上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96 页。

^{②③} 贺拉斯：《诗艺》，伍蠡甫等编：《西方文论选》上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03、103 页。

使我们内心能随着各种不同的遭遇而起变化：她使我们（能产生）快乐（的感情），又能促使我们忿怒，时而又以沉重的悲痛折磨我们，把我们压倒在地上；然后，她又（使我们）用语言为媒介，说出（我们）心灵的活动。”^①从某种意义上说，贺拉斯实际上也是叙述了作家的创作过程：不同的千变万化的环境，引起作家各种情感，随之便激发他们以语言为媒介，叙说心声，成为文学作品。也许，对于环境是作家创作的巨大动力这一命题，贺拉斯还没有自觉地意识到，但他合乎规律的表述，却比较清晰地展露了这样的思想。显然，它在贺拉斯以前的文艺思想家的著作中是不易寻觅的。其二，一定的时代环境决定了文艺特有的形态。作为文学物质因素的语言是这样：“（每个时代）创造出标志着本时代特点的字，自古已然，将来也永远如此。”“老一辈的消逝了，新生的字就象青年一样将会开花、茂盛。”^②音乐与乐器也是这样：“国势日盛，疆土日拓，城市的围墙日益扩大，在节日为了媚神人们竟白昼狂饮，毫无禁忌，这时（箫管的）节奏和牌调也便更加随意了。”^③其三，贺拉斯以文艺生态学的方法，解剖当时罗马诗坛堕落的原因。一是罗马人重实际而轻想象，没有希腊人的艺术天才。二是罗马观众趣味低，诗人为了牟利而迎合观众的心理。前者说的是民族环境，后者讲的则是文化氛围。贺拉斯的论断无论怎样说，都是不切合实际和历史的。但就其方法而言，尚有值得借鉴的

① 贺拉斯：《诗艺》，伍蠡甫等编：《西方文论选》上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03 页。

②③ 贺拉斯：《诗艺》，伍蠡甫等编：《西方文论选》上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01、107 页。

地方。

综观古希腊罗马时代，文艺生态学思想处于最初的萌芽状态。古代作家的环境意识逐步由感性走向理性。但还不能提出一些文艺生态学思想的命题。而此时的中国，先秦诸子已经提出了文艺与政治、经济关系等重大命题，在这方面，西方是远远落后于东方的。

二、中世纪

西方社会在经历了奴隶社会之后，进入了中世纪。关于中世纪，恩格斯这样认为：“中世纪被看做是由千年来普遍野蛮状态所引起的历史的简单中断；中世纪的巨大进步——欧洲文化领域的扩大，在那里一个挨着一个形成的富有生命力的大民族，以及十四和十五世纪的巨大技术进步，这一切都没有被人看到。”^①显然，中世纪的封建社会，是较之奴隶社会更为进步的一种社会形态。尽管它带有着自身无法克服的社会矛盾和愚昧、落后的突出特征。因此，考察任何领域的学术思想历史，都不能对中世纪弃之不理，对文艺生态学思想史程的描述亦然。

在中世纪的早期，文艺生态学思想几乎是一片空白。直至到了 10 世纪以后，才逐渐有人涉及。法国哲学家阿伯拉（1079—1142）大约是中世纪第一位具有文艺生态学思想的学者。尽管他对此所论不多，但其鲜明的观点、精炼的阐述，却令人钦敬，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阿伯拉非常明确地指出，艺术有两个决定的因素：一是艺术家置身于其中的自然

①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225 页。

环境；二是艺术家的审美情感。在西方文艺生态学思想史上，如此鲜明地提出艺术、艺术家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者，阿伯拉是第一人。而且他进一步指出：“由于我们的目光的感受，我们有时说天空是星光灿烂，有时则否；有时说太阳炽烈，有时则说温和；有时说月色比较明亮，有时说比较朦胧，甚至黯然无光。”^①就艺术创作而言，阿伯拉实际上是强调了两方面的因素，一是客观的自然环境，二是艺术家主观的艺术感觉和审美情感。只有两者的有机融合，才能创作出优美的作品来。相对于艺术家的感觉和情感而言，自然环境是稳定的形态，而在艺术家的感觉中，同一个自然物，都是变化无常的，这主要是因艺术家的情感变化所致。同样，自然界的变化引起艺术家的不同感觉，进而使艺术家产生各种相应的情感。不消说，阿伯拉的观点，蕴涵着相当深刻的文艺生态学思想建设意义，至今仍给我们以有益的启迪。当然，从广义上说，把自然环境视为决定艺术的因素，这是失之偏颇的。

阿伯拉确立了文艺生态学思想发展史程上的一个新起点。然而，将古罗马的贺拉斯与阿伯拉的文艺生态学思想相连接，不免令人感到突兀。事实上，两者的中间，还存在着连接两端的承载者。较为突出的是叙利亚人琉善。琉善（约120—180年）相当注重自然外界对艺术的引发作用。他首先从客观自然界对生物产生精神作用谈起：“一匹马在芳草如茵的原野上驰骋，也会感到内心的愉快，脚步轻快，蹄声响

^① 阿伯拉：《我的患难生涯》，《现代文艺理论译丛》第五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113页。